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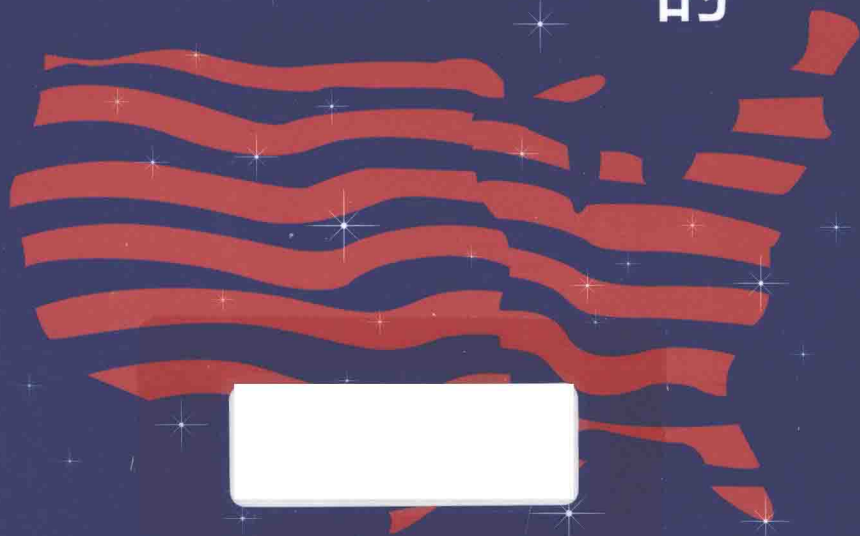
(美) 劳伦斯·R. 萨缪尔 著

鲁创创 译

Lawrence R. Samuel

The American Dream

美国人眼中的
美国梦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American
Dream

美国人眼中的美国梦

(美) 劳伦斯·R. 萨缪尔 著

鲁创创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American Dream by LAWRENCE R. SAMUEL
Copyright © BY LAWRENCE R. SAMUEL
This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CNHK PUBLICATION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人眼中的美国梦/(美)萨缪尔著;鲁创创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133-1650-7

I. ①美… II. ①萨…②鲁… III. ①美国—历史—现代 IV. ①K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2968号

美国人眼中的美国梦

(美)劳伦斯·R. 萨缪尔 著;鲁创创 译

策 划: 郭燕军
责任编辑: 汪欣
特约编辑: 孙琳
封面设计: 周伟伟
版式设计: 锋尚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厂: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一版 2015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650-7
定 价: 39.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献给弗蕾娅，你就是我的美国梦

彩虹之上的某个地方，天空是那样的蔚蓝。

只要我们敢于梦想，一切美好都能实现。

—— E·Y·哈伯格



The
American
Dream



序言

于是，对于所有人而言——无论出身如何，良机几多——有权生存、工作并实现自我，加之展现自身的气概和愿景，合起来便造就了一个人。探求者啊，这就是美利坚的承诺。

——托马斯·沃尔夫 (Thomas Wolfe) 《你不能再回家》(You Can't Go Home Again)

这番话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最近笔者在向各界人士请教——跟许多人一样，我一直都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美国梦”。然而我得到的却还是那些老掉牙的答案：稳定的个人经济状况，具体点说就是挣足够的钱，以便颐养天年（尽管通货膨胀，但多数人的目标仍是赚够一百万美元）；享受“美好人生”（通常是指在城郊拥有一套不错的房子，且住宅周围购物便利）；为自己工作；成为新闻人物（哪怕只是片刻出名）；“追求幸福”，或

者说偶尔能过上自由女神像所标榜的那种生活……与所有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调查结果相同，这既有趣又令人颇感沮丧。除了未曾达成真正的共识之外，这些答案也丝毫没能点明“美国梦”那不容质疑的力量究竟何在。这使其更像是一组愿望清单，而非我所认为的史上最强大文明的座右铭。当然，问题在于，“美国梦”并不是一个实体存在。然而这份“不真实”，最终却成为关于“美国梦”最为重要的发现；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认为它是“完全真实”的，而此种情形更为这个故事平添了迷人的魅力。

《美国梦》，阐释美利坚文化的几乎每一个主要方面，包括美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而讲述了这么个故事。令人惊讶的是，自从“美国梦”这一概念于1931年出现以来，从未有哪本书借助大众通俗文化来对其进行表述。我的主要目的，是要填补文坛上的这一巨大空白。我认为，想要了解美国，没有比理解“美国梦”的文化历史更好的途径了。在整本书中，这是一个贯穿始终、得到充分证明的命题。相较于之前两部充满智慧的讲述“美国梦”的历史杰作——吉姆·卡伦（Jim Cullen）于2003年发表的《美国梦：关于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理念的简史》（*The American Dream: A Short History of an Idea That Shaped a Nation*），和卡尔·吉尔森（Cal Jillson）于2004年发表的《追寻美国梦：跨越四个世纪的机遇与排斥》（*Pursuing the American Dream: Opportunity and Exclusion over Four Centuries*）——本书将目标受众设定为普通读者以及对该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学者，并对“美国梦”概念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我坚信，当您研究过去八十年美利坚民族特征的演进过程时，《美国梦》无异于一本“探险指南”；阅读《美国梦》，任何一位对美国历史感兴趣的朋友都将受益匪浅。

当然，该课题之所以充满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一梦想曾经

长期是美利坚民族的基本理念和实践经验，并且将继续发挥效用。“美国梦”已经被完全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并非只是一条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哲学说辞或意识形态概念。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决定着“我们是谁”、“我们该做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做”。“美国梦”是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国家少数珍贵的东西之一；其他任何理念或是神话（依我看，甚至包括宗教在内）在个人与群体生活方面的影响力都无法与之相比。无论提及何物——经济、政治、律法、工作、生意、教育——都能看到“美国梦”的影子；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这个国家，人们对于“美国梦”及其愿景内涵的解读，堪称百家争鸣。（2012年6月，在Google上以“美国梦”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得到六千七百万条结果，虽未见得准确，但依然证明了这一概念无处不在，令人印象深刻。）近年来关于健康保险和社会保障、政府职能角色、以及伴随房屋止赎而来的个人损失等，皆浸润了来自“美国梦”的影响，证明了其惊人的应变力和经久不变的关联性。当然，这一切皆非新生乍现，因为美国梦是支撑包括罗斯福新政（New Deal）和约翰逊伟大社会福利计划（Great Society）在内的二十世纪诸多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基础。即便是反主流文化（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青少年中间盛行的思想——译者注）、女权主义和民权运动等等，也都与“美国梦”息息相关；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植根于机会均等理念的“美国梦”，从本质上保证了它在经济、政治或是社会等方面的主流舆论中的重要地位。随着世界融合，美国正变得越来越文化多元化，我相信“美国梦”或将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体现美国人民的最大共同利益和美利坚民族的凝聚力。

虽然“美国梦”的提法是1931年才出现的，但这一名词的根源却可以追溯至几个世纪前；在美利坚民族尚未形成的时候，它便已经萌芽了。（事

实上，有人主张其核心理念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诞生而起源的。)包括卡伦和吉尔森在内的其他历史学者，认为“美国梦”萌生于旧世界的宗教与政治束缚。其基本理念于十七世纪传入美洲大陆，并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后造就了《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美国宪法》¹。公平地说，个人地位身份要靠自身努力而不是世袭来获取，是“美国梦”的基本原则之一，而且我们采取与贵族政治相对的精英体制，并从中赢得了殊荣。对我们而言，大多数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关键词和概念(诸如机会主义、自力更生、实用主义、随机应变、雄心壮志、乐观豁达、创业、发明创造等)，都属“美国梦”的轨迹范畴。那种开疆扩土、一往无前的精神，源自当年“西进运动”时信马由缰的“边疆经验”。(想想看，作为如今“美国梦”最受欢迎的表现方式之一，“旅行房车”或称RV，与过去人们追捧的“大篷车”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当然，人们仍旧希望拥有一片土地，在这个国家里拥有一点名义上的“股权”，且希望自己的地盘不会被别人践踏或是被圈起来(尽管美国民居周围常见白色的小栅栏)。随心所欲重塑自我的永恒理想，同样未曾改变，我们永不满足的性格是“美国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虽然颇受欢迎的平民主义历史学者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被人称作他那个时代的戴维·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或是肯·伯恩斯Ken Burns)被认为是首个使用“美国梦”一词的人，但其理念很明显借鉴自众多伟大的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惠特曼(Walt Whitman)、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等著名人物，以及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和詹姆斯·穆尔海德(James Muirhead)等名气稍逊但同样敏锐的智者，对于“美国梦”的各个方面皆有过可圈可点的阐述。包括杰斐逊、富兰克林和林

肯在内的历史人物，都对组成“美国梦”的相关要素进行过著名的论断，而戴尔·卡内基（Dale Carnegie）、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当然还有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等人，也都是这一理念最为卖力的倡导者。无数杰出人士，如贝比·鲁斯（Babe Ruth）、埃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萨姆·沃尔顿（Sam Walton）、雷·克洛克（Ray Kroc）、米奇·曼托（Mickey Mantle）、杰克逊五兄弟（the Jackson Five）、亨利·福特（Henry Ford）、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休·海夫纳（Hugh Hefner）、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等等，皆是人们眼中“美国梦”的化身（就像是许多人所崇拜的有钱人初来美国之时全部身家只有两美元）。从《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到《黑道家族》（The Sopranos），诸多典型剧作（更不必说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和画家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一生中的全部作品了）都被认为是这一神话的明确宣示。所谓“美国梦”，如果说它的概念尚未最终明确，那么它可以是母爱、苹果派、雪佛兰汽车等等……是身为人类的我们对生活目标最纯粹、最强烈的表达。

尽管贯穿美利坚民族的命运始终，“美国梦”的发展历程却并不一帆风顺。正如这本书所明确表述的，它的轨迹如同云霄飞车一般，上上下下，充满曲折。虽然时常面临消亡，却总能起死回生。每一次奇迹般的复原，都能重振并折射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最近的一次，便是次贷危机以及紧接着发生的金融崩盘）之后，这一神话的应变力与恢复力已经反复得到证明；凭借所谓的“适应性行为”能力，它足

以抵御任何“创伤性事件”。“美国梦”的概念一直在发展演变，然而在某些方面依然保持着原样——之所以造成这一矛盾，原因在于概念本身存在重大歧义。由于“美国梦”是美国人集体想象的产物，其含义可以包括任何我们想要或是需要的内容。毕竟，无论是“独立”这样虚无缥缈的理念，还是一辆新凯迪拉克轿车这样的实物（或者说是近年来人们所追求的，健全合理的医疗保险计划），都在“美国梦”的范畴之内。若是从政治方面说，左翼和右翼同样可以就“美国梦”做出各自的解读（有些显而易见的概念，对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原则主张都能起到支撑作用）。“美国梦”既激进又保守，既神圣又世俗，既适合“红州”（美国更支持共和党的州）又适合“蓝州”（更支持民主党的州），几乎可以适应任何先入之见和目的动机。作为一个易变而无常形的概念，“美国梦”宛如一条变色龙，可以随时改变自己，几乎可以迎合任何状况和事业的需要。



“美国梦”的幅度和广度着实惊人，这在其历史上表露无遗。诸多关于美国式理念和经验的耳熟能详的辞汇——持续增长的期望值（明天将比今天更好）、创业精神、家宅的神圣不可侵犯、财富的诱惑、取得成功的压力、对于“希望”和“改变”的病态迷恋、“一切皆有可能”的信念——皆喻于“美国梦”之中。珍妮弗·霍赫希尔德（Jennifer L. Hochschild）在其著作《勇敢面对美国梦》（Facing Up to the American Dream）一书中指出，所谓“成功”，或者至少是实现成功的机遇，代表了“美国梦”的核心。她表示，“美国梦”是“一种承诺，即所有美国人都有合理的机会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其心目中的‘成功’——无论是物质

的还是别的形式的一——并通过‘成功’来成就美德和自我实现。”这是一种颇为睿智的思想理论，但在实践过程中又表现出相当多的深层次缺陷。“美国梦”亦可被视为我们全民信仰中的主题，或者说，它就是我们美国人的全民信仰。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曾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全民信仰，“都有其独特的严肃和真诚，在理解它的过程中，需要与任何其他宗教信仰抱有相同的虔诚，”这种说法自然也适用于“美国梦”²。

放眼看去，在社会传播之中蕴含着许多对“美国梦”完全正确的解读。李·阿尔茨（Lee Artz）和布伦·奥特加·墨菲（Bren Ortega Murphy）在他们的著作《文化霸权在美国》（Cultural Hegemony in the United States）中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梦即消费之梦，”此外还补充道，“美国梦”的概念被用作实现文化霸权的一种强力手段。他们认为，“‘美国梦’的神话与现实，皆和资本主义提供商品的能力密切相关。守护这一神话的，是一种崇尚个人能力、弱化集体所处环境与集体经验的观念。”通过非正式调查，笔者很快便发现对于“美国梦”的另类解读满坑满谷。自我变革的动力、对完美人生的憧憬、成为“别人”的欲望、虽然鞭长莫及却依然希望得到某物的冲动、没有贫穷和犯罪的社会、全民接受良好教育、拒绝社会等级、坚信“人生来平等”……这些仅仅是其中的沧海一粟罢了。然而，正如通俗历史中所记载的，“美国梦”在连贯性和紧密性方面要远超人们的想象。其无数化身——平等机会、无限可能、更好更幸福的未来、属于自己的家宅、从“穷光蛋”到“大富翁”的梦想、自行创业、实现父母未曾企及的目标——其实都是围绕一个主题的变化而已，其核心是一种激进的理想化愿景。在笔者看来，能完美阐释“美国梦”，并将它与“美式生活方式”等等公共生活的其他方面加以区别的，便是对于“明天能够而且必将比今天更好”的虔诚信仰。吉尔森曾经宣称，“除了‘美国梦’，没有

别的辞汇能更好地体现美式生活方式的本色和承诺，”这一理念可以说明我们对于“例外主义”的合理要求³。

尽管“后代更比先辈强”（或许还更加幸福）的理念是人们拼命追逐金钱的缘故，但几十年来，“居者有其屋”已经成为“美国梦”最为明晰的主题象征。（与住房相比）“没有哪一个‘美国梦’更具吸引力，也没有哪一个‘美国梦’如此大范围地成为现实，”卡伦如是说道，大部分美国人都决心获得一处属于自己的家园⁴。

让所有人都有获得私产的可能，是我们打破旧世界束缚的重要一环，而在私有土地上拥有一套房产的杰斐逊式理想，则是我们最为珍视的、最具标志性的愿景。因此，家宅私产自然而然地便成了“美国梦”的基石，亦是以之为中心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基础。为了给“美国梦”的实现提供最基本的帮助，通过减免抵押贷款利息税，政府将独户住宅打造成了人们某种意义的奋斗目标，意在使每一个人都将自身视作完全意义上的公民。（对于许多人而言，租房居住、甚至是拥有一套合作公寓，在美国依然是二等公民的标志。）在工人阶级甚至中产阶级都难以购买住房（或者有能力维持一套住房）的历史时期，一种强烈的情绪便会油然而生：即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有机会实现“美国梦”的这关键一环。围绕近期止赎危机而出现的情绪宣泄便源自这一理念。银行对于个人私宅的巧取豪夺，是对我们崇高的房屋所有权的公然侵犯。

然而历史证明，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之中，“美国梦”是一个最具争议性的概念。所谓“积极向上”是等级社会框架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借助这一理念，加之“甘于奉献”和“勇往直前”的精神，人们便可以攀上胜利的阶梯，达到更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中产阶级，在许多人看来，“积极向上”都是“美国梦”的核心与灵魂；对于一个人

和他的子女后嗣而言，“改善生活”与“改变命运”的愿景即是在这个国家生活的全部意义。“努力工作，存一点钱；供孩子去上大学，以便让他们活得比自己更好；然后到一个气候温和的地方安度晚年”是我们所有人接到的剧本。任何背离剧本的重大偏差，都会让我们心生疑惑：这是否与我们国家的信条直接相悖？虽然近年来诸多研究表明，“积极向上”甚至比“美国梦”本身更像是一个神话，但大多数美国人依然拒绝承认这一点，因为阶级之间存在流动性的概念已经在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世界里根深蒂固了。本书想要解释清楚的是，这种关于权利义务的感受——即按章办事、以期最终获得合理的回报——已经致使众多美国人误入歧途，将“美国梦”错当成了一种承诺。毫无疑问，数百万体会过“美国梦”最可悲部分的人，对于国家和自我都丧失了信心，因为我们乐于称颂的每一段成功故事，都与他们所经历的悲剧相呼应。除了快乐结局之外，那些成功故事也提醒着我们，大家生活在一个机会之国，这里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展示空间；从更大的层面上说，我们是被赋予了独特目标的幸运儿。

考虑到其神话般的能量，“美国梦”成为了诸多个人和组织以各种形式利用的对象。这并不令人惊讶。“美国梦”中包含着我们实行民主政治、实验多元主义的特殊使命，所以它常被别人拿来挑战我们的理想原则，尤其是那些涉及移民与种族等高度敏感话题的理想。（多年以来，性别与宗教问题偶尔也会被牵涉其中。）政府对于“美国梦”的能量有着充分认识，于是便将其用作宣传工具——即一种富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武器，无论国内外皆在其目标范围之内。毕竟“美国梦”已经成为一个完美的品牌；这在很大程度上足以解释，美国为何能在缺陷百出的情况下依然保持深入人心的良好形象。（事实上，是诸多重要的现实情况支撑着“美国梦”——研究表明，我们的工作时间最长、跳槽次数最多、可以为了一

个更好的机会立刻搬家——这使得我们“独特的销售主张”更加引人注目。)作为我们自由企业制度的基石,“美国梦”一直都与共产主义针锋相对;1959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与苏联总理赫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之间著名的“厨房辩论”便是其发挥作用的一个不错的例子。此外,来自各个派别的批评者们都认为,“美国梦”的相对正常是一副关键性的社会晴雨表,可以借助其来确定国家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

“美国梦”更像是一段旅途、而非终点。通常,追寻终点的过程要比到达终点更令人兴奋。因此,“美国梦”成为流行文化与消费文化的主要内容就并不足为奇了。当然,“美国梦”与电影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其理念常被好莱坞编剧们当成创作时的主要工具。“美国电影代表着美国神话和美国梦,”罗伯特·斯科拉(Robert Sklar)在他的《电影创造美国》(Movie-Made America)中如是写道。他相信,诸如沃尔特·迪士尼和弗兰克·卡普拉等电影人皆是文化界举足轻重的神话创造者。1940年迪士尼改编动画作品《木偶奇遇记》(Pinocchio)片头曲《当你对着星星许愿》(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的歌词(“如果你的心徜徉在梦中/任何要求都不过分/当你对着星星许愿/就像梦想家那样”),是电影人将“美国梦”元素整合进故事情节的典范。事实上,电影不仅仅是斯科拉所说的“美国最受欢迎、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媒介”,源自“底层”的发展轨迹更使它们成为传播“美国梦”意识形态的强力工具⁵。同样,电视(以及之前的广播电台)也一直是高调宣传“美国梦”的平台,从《古德伯格一家》(The Goldbergs)到《杰弗逊一家》(The Jeffersons)再到《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几乎每一部家庭情景剧,都试图在面对现代生活各种苦难和忧伤时,攀上成功的阶梯。

毋须讳言，广告宣传之中也充斥着“美国梦”的元素，这已被美国企业用作一种主要的市场营销战略。政治演讲撰稿人常常充分利用“美国梦”概念，向听众们描绘一个美好而富裕的未来：它就像是一个需要在逆境中及时按下的救命按钮、一件威力无穷的杀手锏。许多休闲活动，如棋盘游戏（尤其是“大富翁” Monopoly。无独有偶，该游戏诞生于“美国梦”一词出现两年之后）等，充分利用了“美国梦”中蕴含的竞争性；体育运动也时常被拿来比喻“美国梦”。作为“美国国球”，棒球是“美国梦”的化身，其独特的神话色彩（在电影《天生好手》The Natural和《梦幻之地》Field of Dreams中皆有巧妙运用）堪比史诗。从杰伊·盖茨比（Jay Gatsby）到杰斯（Jay-Z），美国流行文化已经与“美国梦”的碎片杂糅合一；期盼通过充分利用天赐才华而取得成功，或许是最让人欲罢不能的故事情节。

“美国梦”，远不止是一场鼓吹“万物一帆风顺”、意在鼓励人们振作精神的幻梦。除了积极的一面，它也有着同样强大的阴暗面。每一场“美国梦”，都对应着一场“美国噩梦”——当国家处在太平盛世时，它这个邪恶的“孪生兄弟”通常蛰伏于阴影之中。事实上，自打“美国梦”诞生伊始，“美国噩梦”便常常伴随其左右。考虑到“美国梦”产生于最黑暗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如此情景也就并不足为奇了。别出心裁的有识之士们经常将“美国梦”用作讽刺素材，把它描述成小资产阶级的迂腐见识、以及美国一切谬误的根源所在。事实上，“美国梦”很容易被解读为一种明显的否定性概念。当今这个时代以及我们业已拥有的一切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过多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设想或是实现一个如空中楼阁般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这份持久的不满足感从何而来？这种“别处芳草更翠绿”的期许又从何而来？难道美利坚民族只是一群欲求不满者？或是